

劈开天山



劈 开 天 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建工二师政治部編

新疆青年出版社

1962年·烏魯木齊

劈开天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工二师政治部编

★

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建设路7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排版

新疆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 1/32 4 11/16 印张

196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定价：0.40元

內 容 提 要

“劈开天山”的13篇散文特写，动人地写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工二师的战士们，劈开天山、征服大自然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热情地歌颂了他们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誉满天山南北的冰峰五姑娘的故事；哈萨克牧民吐尔根给天山探路部队冒险作向导的故事；安全姑娘樊秀芝坚守岗位、勤恳工作的故事……都以光芒四射的思想，令人深深激动。

目次

从博斯騰湖畔开始.....	傅志华(3)
天山探路.....	傅志华(21)
战斗在天格尔冰峰的人們.....	綦水源(46)
深山五年.....	吳連增(56)
劈开天山.....	李好学(63)
冰峰五姑娘.....	綦水源(78)
安全姑娘.....	李好学(100)
在喜庆的日子里.....	季山泉(108)
山鎮巨变.....	文升乔(112)
爆破能手刘开春.....	李兴标(119)
火焰山下的化工厂.....	张河山(129)
火焰山探宝記.....	常占仁(133)
激战之夜.....	鄒振岳(138)

目 次

从博斯騰湖畔开始.....	傅志华(3)
天山探路.....	傅志华(21)
战斗在天格尔冰峰的人們.....	綦水源(46)
深山五年.....	吳連增(56)
劈开天山.....	李好学(63)
冰峰五姑娘.....	綦水源(78)
安全姑娘.....	李好学(100)
在喜庆的日子里.....	季山泉(108)
山鎮巨变.....	文升乔(112)
爆破能手刘开春.....	李兴标(119)
火焰山下的化工厂.....	张河山(129)
火焰山探宝記.....	常占仁(133)
激战之夜.....	鄒振岳(138)

劈 开 天 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建工二师政治部編

新疆青年出版社

1962年·烏魯木齊

从博斯騰湖畔开始

新疆軍区生产建設
兵团建工二师师长 傅志华

天山南麓的一条大河——开都河，象一条长长的絲罗帶，从天山大坂的雪山頂上，翻翻滾滾冲下来，蜿蜒曲折地繞出了杉根大坂山澗，俯冲入焉耆盆地，窜入方圓七十平方公里的博斯騰湖。湖的周围，狼牙、蘆葦、毛腊丛生，远远望去，象在那綠色的围墙中，安放着一面巨大的水銀鏡。

1950年元月間，我們部队的一个团，开始在这里屯垦。那时候，正是冬天，开都河上結了冰，河岸两边荒蕪了的土地上，厚厚的压着一层白雪。部队从茫无边际的大沙漠里踏出来，长长的队伍从冰上迈过了开都河，进入毛拉湖里。战士们把背包放下来，分班分排分連的坐在比人高的蘆葦湖里，等待着团部下命令：打蘆葦、割毛腊、安鍋立灶。我用双手把毛腊杆分开，踏着吱吱发响的积雪到各班各排巡視着。战士们围着問：“行軍就到这里嗎？”我回答他們：“是的，就到这里。”他們又問：“长期屯垦嗎？”我回答：“长期屯垦，建家立业，开辟农場。”就这样，我們的部队在博斯騰湖岸边开始了变戈壁为綠州，变荒滩为良田的宏伟建設。

1951年秋季，我們在博斯騰湖边，在荒蕪的土地上，获得了第一次丰收。博斯騰湖边，毛腊、蘆葦、狼牙刺沒有了，这些地方出現了一片广闊的农田，开都河伸出了一条条的

新建成的灌溉渠道。在一片綠蔭蔭的树林里，聳立着农場俱乐部的紅色屋脊，四周，建起了簇簇的白色屋舍。蔚藍的天空飞舞着矫健的雄鷹和洁白的天鵝；博斯騰湖上，碧波蕩漾，反射着金光。开都河的水清澈見底，如玉似錦，魚鷹在河面上盘旋，陡然向水面俯冲下来，泛起了环环金圈。在广闊的农田里，战士們在欢乐地歌唱，忙碌地进行夏收。

我从田塍上走下来，到一块包谷丰产田里看了看。这片包谷长得真茁壯，秆子一人多高，穗子結的象棒錘一样大，弯弯下垂的叶子好象关公的那把大刀，微风吹动，唰唰作响。在高大的包谷秆子上，生长着大包谷穗，好象伸出几只臂膀，我拿小鋼圈尺量了量，长有四十五厘米。把包谷衣拉下来，紧密的谷粒，象一顆顆的宝石，在太阳下閃着光。这是我国太岳区的品种，名叫“金皇后”。

順着田塍走到一片棉花地里，密密麻麻的棉桃象鈴鐺一样，一个个悬在棉秆上。有的棉桃吐出了早絮。我拿棉花套在每株棉桃上試套着，数一数棉鈴，算一算株数，我心里在琢磨：每亩最少要产皮花三百斤。

棉花地边，有一片油菜，开着鮮艳的黄色花朵，微风吹来，香气扑鼻，花蝴蝶簇簇拥来，翅膀有时候打着了我的眼睛，这是一片多么好的景色啊！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用劳动創造出来的图画啊！这使我們增加了无限的力量，奔向党的更伟大的理想。

已經收割过的麦田里，拖拉机在进行夏耕。田塍上插着导綫紅旗，一行行的麦茬被翻在地底下，翻过来的土壤象是

一层鱼鳞。

五連附近的打麦場上，一片喜气洋洋，場的北面，堆着象山一样的麦垛子，中間是碾压場，南面是清粒場，周围堆放着一层层装满麦子的口袋。王連森指导员，高高地站在麦垛上，只穿一件背心和褲叉。他手里操縱着三股杈，弓着腿，黑油油的胳膊用力把麦捆子插在叉子上，然后猛力向下一甩，把一个个的麦捆子扔在麦垛底下。战士們一拥而上，背到碾压場上去。沉甸甸的麦穗子垂到了战士們的膝盖，麦穗后面隐藏着一张张笑脸。

“叭！叭！……”李炳皋副連长，身体魁梧，只穿了一件背心；左手牵着缰繩，右手揮着鞭子，鞭梢在空中打了一个圈子，在一对大青馬的脖子上发出了声响。那两匹馬头一揚，四蹄翻騰地跑起来了。

清粒場上在揚場，刘玉青連长头上裹着一条白魚肚手巾，赤着肩膀，两手握着一把大木銑，把已碾下来的麦粒抛向高空。麦壳随风吹去，一顆顆饱满的麦粒象落雨一样掉下来。战士們都打着赤脚，把自己織的羊毛口袋撐开，将亮晶晶的麦粒一簸箕一簸箕地装进去。一些年青力壮的战士，背上扛着沉重的装满粮食的口袋，一个跟一个向車上运送。一队队騾馬大車魚貫而行，穿过团結渠大桥，把粮食运进倉庫。

人們都以一种无限兴奋的心情，怀着丰收的喜悦在打麦場上战斗着。不知是誰先带头，放开喉嚨唱了一句，于是引起了全連同志都唱起歌来。

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

我走到五連打麥場，剛從麥子堆上抓起一把肥大的麥粒，放在手心裡掂了掂，忽然指導員的手指着前方，大聲地喊起來：“同志們，你們快看！”他站在麥垛上，搖搖曳曳地用手指着通往五連的公路上。戰士們聽到他的喊聲，不約而同仰起頭來向着平展的公路上望：遙遠的林中的飛奔出來一輛小汽車。我把右手遮在眉毛上細細望去，小汽車越過開都河邊的護堤，從柳樹林顯出來，一直沖往五連的連部，最後在連部門口停下了。從汽車里下來了一個穿普通軍裝的人。炊事班長老劉首先迎出來同他握手，接着炊事班的人都跑出來圍住了他，一個個同他握手。他不知說了句什麼話，又用手把老劉的肩頭拍了一下，就從五連伙房的暗道里鑽進伙房里去了。是誰呢？我向同志們喊：“王司令員來了！”大家頓時歡跳起來，也跟着喊：“王司令員來了！”“歡迎王司令員！”王指導員一縱身從麥垛上跳下來，抹了抹臉上的灰，舉起胳膊高呼：“歡迎王司令員！同志們加油干哪！”這時候全連的同志們興高彩烈地在打麥場上進行着更緊張的戰鬥。麥粒揚得更高，碾壓場上的馬兒飛奔起來，裝車扛糧食口袋的人腳步如飛。這種時候，似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勞動的幸福和愉快。司令員還是以前那個老習慣：下來檢查工作，先去的不是班里，就是伙房里，他最關心的是戰士和戰士的生活。因此，往往等他到了連部的時候，對這個連的工作却已經全部檢查完了。

我帶着五連的全體幹部歡快地向伙房跑去。炊事班長

老刘戴着一顶褪了色的军帽，腰里勒着一条围裙，正在一座大立木案板上切一棵大大的白菜，笑的眼睛成了一条线，嘴角和眼角上的皱纹显的更深更密。

王司令员一动也不动的站在老刘面前，两只手插在腰里细细观察着老刘的刀。一会，司令员笑着问他：“老刘，你这菜是洗了才切的呢，还是切罢了以后再去洗呢？”我觉得司令员的问话有点莫名其妙：洗了切，切了洗，这不是一回事吗？老刘把刀放在案板上，两只手用力搓了一把，想着如何答复司令员的问题。我看出了老刘的样子十分发窘，没想到当了二十几年的老炊事员让司令员提出的这样一个最普通的问题问住了。最后，老刘笑了：“我们的老习惯都是切罢了才洗，也不知道对不对。司令员你说呢？”

司令员一面笑一面卷起袖子，伸手拿过来一棵白菜，放在水盆里，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把水珠甩掉，抓起菜刀，动作很熟练地切起来。一面切又一面问老刘：“你这白菜是炒着吃么？”老刘回答说：“是！”司令员切完白菜，又说：“炒着吃要切成大块，既能保存养分，吃起来又满有味道。为什么要先洗后切呢？因为切了再洗，蔬菜的养分就从切断的毛细管中被水冲掉了。”老刘有趣地说：“司令员这个道理很简单，可是我们做炊事员的过去就不懂这个窍，往后我得拜你为师哪！”他这一说，逗得我们都笑了。司令员也笑眯眯地在老刘的肩膀上亲热地拍了一下。

以后，王司令员又给炊事班的同志们，讲了许多做饭的技术：如何蒸好馍馍，如何做杂合饭吃。使我们深深地体会

到：司令員是如何地关心战士和爱护战士，对搞好伙食也是很有經驗，很有學問的。

五連的打麦場上一片热烈的掌声，战士們一个个滿脸堆笑，无数张面孔象一片盛开的桃花。司令員迈着紧张的步伐来到战士們面前，举起手来向同志們打招呼，連声不断地說：“同志們辛苦了！”战士們齐声回答：“司令員更辛苦了！”声音十分宏亮，把場上一群貪食的老鴉，吓得撲撲地飞了。

刘連长揚过了一大堆麦粒，高高的尖，活象一座宝塔。司令員走到跟前，順手抓起一把肥大的麦粒攤在手掌上，从中拣了一颗放到嘴里，麦粒干的很，我們听到他咬得疙崩一声。然后他又把手里的麦粒子撒到麦堆上，拍了拍手，贊美地說：“真是好麦子，了不起！一亩能产多少斤？”“八百斤！”刘連长回答說。司令員凝神觀望着这一堆麦子，若有所思。最后他說：“不錯，場揚得倒也干淨，很好。”战士們接着說：“这是我們刘連长揚的。”司令員的眼睛移向刘連长，刘連长的头上还纏着那块白魚肚手巾。从他那亮晶晶的眼睛里，我們知道，他此刻感受到了巨大的鼓励。他說：“司令員，你知道我是受苦人出身的。”說完了，咧开嘴愉快地笑了。

碾压場上，麦子鋪开了一大片，大青馬跑乏了，靜靜地立在那里。司令員立即脫掉了身上的那件旧軍装褂子，一下甩到战士刘虎的怀里；又弯下腰去，把两条褲腿卷到膝盖以上，最后連帽子也摘下来向刘虎怀里扔去。他搖起鞭子，牵住韁繩，赶着馬在碾压場上压起来了。司令員嘴里打着

口哨，有时“得达外呼”地吆喝着，鞭子在空中抽打得象放鞭炮那样响。大青马驯服的顺着司令员牵引的方向跑着，不停的兜着圈子。这一对马向来是很调皮的，只有副连长才能整住它；没想到，如今竟这般听他使唤！我们高兴的拍起手来，不知谁在我背后说了一句：“咱们司令员真行，既能打仗，又会生产。”

马慢慢地缓下来，司令员叫了一声“嘟——”，马站住了。他把缰绳盘在马脖子里，放下鞭子爽朗地笑着，开玩笑地问同志们：“怎么样，能行吧？”

“能行！”同志们齐声回答。

司令员走出碾场。没有立即穿上衣服，裤腿还是卷着，朝着拖拉机地里直直地走去。在已犁过的麦茬地里，司令员抓起了一把土，细细看着。这块地确实肥沃，土层里夹着很多腐植质，还有很小的蚌壳，螺蛳。司令员认为这是一块很肥沃的冲积土层，最好是种棉花。他问团长：“这里的头霜是什么时候？”团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日记本，翻了一下说：“九月三日左右。”“那么晚霜呢？”“四月二十八日。”司令员倒着手指计算了一下说：“那好，无霜期越长，种棉花越好。四月二十号左右把棉种播下去，七至十天以内可以出苗，棉苗出土的时候，恰好是晚霜刚过，这样就可以争取增加十天无霜期了，如果无霜期有一百六十天长，那棉花不是可丰收吗？”他停了停，又补充说：“你们应该掌握准确的播种时间。”

我们感到司令员的话很有道理，很有分析，有些是他在

天山南北荒蕪的土地上找出来的，有些則是他苦心鑽研學来的科学知識。

这时候，一台拖拉机轟隆隆地由远而近开过来，很快在司令員跟前刹住。拖拉机手从机車上跳了下来，向司令員問好。司令員把后面的五体犁看了一下，縱身跳上机車，轟隆隆地开动起来，又对后面的农机手高声說：“再加深十厘米。”

我們站在田埂上，又惊又喜，沒想到司令員还有这样一些工夫。一位蒙族老乡跳下馬來，走到地边，从后腰里拔出一条紅柳杆的鞭子，插进拖拉机刚翻过的土垄里比試一下，高兴地笑着說：“散般奴，散般奴！”（好的意思）看拖拉机的老乡越来越多，在地边上围了一群，他們指着犁过的地不断地喊好，用蒙族話烏烏奴奴地議論着。在远远的渠道上，河堤上，还有蒙族人騎着快馬飞奔，朝这边涌来。不一会儿，拖拉机开过来了，司令員从駕駛窗探出头来，向老乡致意，兴奋地高喊着：“老乡們，加油干呀，这就是农业机械化呀！”頓時，老乡們也兴奋起来，把手高举到头上，热烈的鼓掌，同声对司令員高呼：“散般奴！散般奴！”一位青年人，把帽子抛向天空喊着：“跟着解放軍，学习解放軍！”

在一棵枯老的大楊树底下，五連的队伍集合了。司令走到队伍面前，两手背起来，向每一个战士望了望，准备講員話。微风吹动，楊叶嘩嘩作响，大家靜肃地听着司令員作指示：

“同志們，你們胜利了！你們长途跋涉，万里迢迢来到了新疆，坚决貫徹执行了党和毛主席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

的指示。你們克服困難，戰勝了蘆葦、毛腊，开辟了博斯騰湖岸邊的荒地，你們丰收了，我祝賀你們向大自然宣戰所取得的第一个勝利！”同志們熱烈鼓起掌來。司令員轉過頭來對着一片金黃的麥田又說：“几千年以前，焉耆區一直是个缺糧區，糧食要从数百公里以外的輪台和烏魯木齊運過來，當地群眾也認為这里是不毛之地，不能種冬小麥，現在怎么样呢？你們在这里種冬麥成功了，并且又丰收了，同志們作得好。我們就是要把缺糧區變為產糧區，我們还要把農場的糧食運到烏魯木齊去，供應工業城市，把焉耆變成新疆人民的糧倉。”他稍停了停，又十分激動地問同志們：“你們有这个信心沒有？”全体齊聲响亮回答：“有信心！”司令員最后又補充了一句：“有信心就好。同志們努力吧！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准备交給你們的！”

盆地西北的高山頂上，挂着半落的太陽，天邊映着晚霞。開都河兩岸的土地被落日余輝照得灿烂輝煌，河水中印着朵朵紅云。水浪撥動垂下來的柳枝，寂靜的河邊傳來了樂器聲和歌唱聲。博斯騰河畔，縱跳着一群駿馬，不斷地發着長嘶。團里的同志們把我們送到開都河堤轉彎處的公路上，司令員和同志們揮手告別。我把斗笠從腦袋上摘下來準備上車。可是這頂草帽引起了司令員的注意，他拿過去看了看說：“這斗笠織得好哇！太陽下必須要有這個才行。每個戰士都有一頂嗎？”

“都有。”我回答。

“那么這頂給帶回烏魯木齊去好了。”說着，他上了汽

車，哈哈笑着离开了农場。

回到师部，天已經很黑了。司令員睡的很晚，我几次起来看他，他的房子里还亮着。我的心情很不安定，一方面觉得司令員累了一天應該休息了；另一方面，我在想着司令員在大树底下給战士們講話中最后着重补充的那几句：“同志們努力吧！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給你們！”我把右肘靠在桌子上用力支着脑袋想：这最重要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已經快十二点了，我悄悄地再去看看司令員休息了沒有？誰料到他房子里灯还点着，透过薄薄的窗紙可以看見司令員还在来回踱着步子。我三两步跨进屋去，准备請他早些休息。可是還沒等我开口，他就先說話了：“好，你来了，来得好，我正想把你叫来。”

“今后焉耆是个产粮区了，粮食要运到城里去，找出一条捷径通往烏魯木齐就好了，你看行不行？”我坐在凳子上，司令員紧接着說。

“找出一条捷径通往烏魯木齐。”他的这句话开动了我的思想，这是他很早前就对我講过的，怎么我倒忘記了呢？

那是1950年快开春的时候，博斯騰湖边的冰雪未消，大地一片白茫茫。部队在蘆葦丛中、毛腊湖里开辟了住地，安下了营，搭起了帐篷正在进行查荒。王司令員冒着冰雪到这里来了。

严寒的北风在呼嘯，大地冰雪茫茫。司令員披着一件黑色的战争时候常穿的斗篷，和我們在埋膝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他帶我們从达子庙一直轉到开都河岸边，